

2017-11-17 13:00-15:00  
影校教育與產業的合作模式

冷：冷彬

郭：郭敏容

小野：小野

D：Chiara Dacco

V：Pascal-Alex Vincent

(07:19)

(冷彬開場)

冷：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很感謝從早上加入到現在的夥伴，也有很多新的朋友，那今天三天的論壇，我們主要是希望透過法國跟臺灣專業的工作者，來梳理影像教育在臺灣的可能性，如果看論壇議程，可以知道這次想要思考的層次，我們在電影教育分工中，從戲院的角色到政府的角色，在一路往學校教育第一線工作者下去，經過早上一個簡單的討論，主要是在講巴黎戲院系統如何以戲院身分，去作影像的教育跟參與，那在臺灣在地的社區參與像是沙鹿電影圖書館，到柏任(光點華山)這樣的獨立戲院，在電影教育上的嘗試與努力，到下面這個場次我們希望能更直接討論產業與電影教育的可能性，我們非常高興歡迎臺北電影節策展人敏容，她過去也在影像教育上作了非常多指導，那我們來歡迎敏容，謝謝。

(敏容主持)

郭：

謝謝冷彬的介紹，那今天的話我們這一場會有三位講者，今天的第一位講者 **Chiara Dacco**，今天早上的聽眾可能也有先聽到一些她的介紹，那我們今天會先請她就這一場的主題作簡單介紹，等下的兩位講者是 **Pascal-Alex Vincent**，我們會先請兩位介紹在他們所作的領域裡頭，在電影教育這塊的差異在哪裡，在最後邀請目前臺北影視音實驗學校的校長小野老師到臺上，那我們會三位一起就剛剛討論的問題進行交叉討論，首先邀請巴黎獨立電影聯盟的 **Chiara Dacco**，談他們聯盟在電影教育背後的一些想法跟哲學，有請。

(0:10:12)

D：

大家好，我想大部分的人今天早上都在這裡，接下來用比較簡短的方式介紹一下我的角色和機構。今早我們談到影像教育，尤其是法國和台灣的情況非常不同，台灣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在這邊要恭喜各位。(介紹 CIP) 今天有很多學生都會去連鎖戲院看好萊塢大片，我們關心的是學生如何到獨立戲院裡接觸跟好萊塢不

一樣電影。我們這個協會主要接收政府資金，來協助推廣影像教育，包括文化部和教育部。

巴黎獨立電影聯盟(CIP)從 90 年代開始參與國中生和高中生看電影的政策，主要從國中領域來參與影像推廣，我們播放修復過的經典影片，或著名導演的影片，歐洲和國外電影，也獲得了 CNC 的協助。其實在法國全國領域，我們在所有片商裡會有一個目錄，讓各地要推廣影像教育的人，從目錄中來選擇相關的影片，再請相關推廣人員來進行影像教育。除了電影之外，電影和歷史或美學的關係等等。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培養這些教師。所有教師培訓都是針對這些片單裡的電影來進行培訓，每年有五百多個教師進行培訓。我們除了放電影之外，也有相關延伸主題，劇本、音樂、剪接、電影史等都包括在內。總之所有電影產業相關的人士都會獲得邀請，向學子來介紹電影產業。

那麼針對學生，我們也舉辦一些工作坊。工作坊在過去主要是影像分析、影評，也有一些實務的創作。我們會請外界講者來到工作坊，一起評論電影，同時也會在實務工作坊中，告訴學生如何拍電影。這些工作坊大約兩個小時左右，簡短認識電影產業和實務。這就是關於電影基本教育的相關措施。

為了迎合現在年輕人數位環境的生活習慣，所以我們也在網路上建置互動式的教材，除了紙本之外，也有一些新的媒介，例如在網路上認識電影，有相關的資源，認識剪輯等，有些活動吸引年輕人到網站上進一步認識電影。今早忘記告訴各位，我們有一個網站會將教材放在資源網站上。其實針對電影延伸出來的教學活動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是只單純講述電影，也在網路上呈現電影的片段，讓他們認識到電影的語言。

在巴黎，我們跟國高中合作，觸及二萬的學生人口。許多國高中都參與了我們的活動。有一半巴黎的學校都會參與我們的影像活動，也會到學校附近電影院去看電影。必須讓他們集體習慣去電影院看電影，而且會有相關的推廣人員來介紹電影，這跟一般連鎖影院是完全不同的。從片單的選擇到推廣活動的進行，我們都有專業人員來引導學生。這個介紹可能是十五到二十分鐘，在看電影之前讓學生先來了解。另外我們也有一些長期的工作坊，影像教育在法國並不是一個專門的科目，在有些高中、大學是，但它並不是一般專門的科目。讓這些學生能集體去看電影，去討論，去解構這個影像的意義，讓他們去思考這些影像。**法國教育部覺得提供學子影像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兩部會如果沒有互相合作的話是事倍功半的。**在影像教育過程中，有許多專業人員去媒合。當然這是一個不斷重複的努力。在法國有 30% 入場觀影的觀眾是年輕人，也是某種程度影像教育的成果，數字可以看到的部分。這三十年來法國不斷進行這方面的努力，讓法國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擁有這個解讀影像的工具，也成為一個大家習慣的文化行為，這個入場看電影，法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案例，隔壁的國家像義大利就沒有這樣獨特機制，法國人是非常幸運的。

我們也有 CIP 的會面，在這些獨立戲院裡，讓觀眾與電影從業人員見面，讓老師可以跟人員討論電影。CIP 也會協助老師去選擇電影，因為每年會有 350 部的電

影出來，CIP 也會向老師介紹這些電影。普及化的部分，我們也讓票價更便宜。比方說不同年齡，從 10 歐元變成 5 歐元，或是 10 歐元變成 2.5 歐元等。除了學校的學生之外，也要針對成人的部分，在學校時，老師說要看電影他們就會看，但畢業之後怎麼辦呢，必須讓他們獨立的選擇，看電影的習慣，針對成人的部分選片就是比較有深度的，符合年齡層的，所以我們有一個目錄，讓家長也可以去了解電影和適合的年齡層，讓他們去選擇給小孩，或是他們自己想看的電影。也有給老年人，或是不同的弱勢族群，我們也有會員制度，會員卡或折價的優惠活動，讓更多人可以接觸電影或喜歡電影，對於不同的類型，我們也進行很多溝通和宣傳的努力，有許多首映會，會附帶映後的討論或辯論，看完電影後會有工作坊，讓大家可以討論或學習專業的相關技術。進行這些活動，戲院也會得到公部門的資金補助。讓他們可以聘請帶活動的人，媒合專業人士來進行活動。今年我們也得到 CNC 的補助，聘請業界人員來推廣電影，使得獨立戲院可以跟觀眾討論介紹電影，這跟商業電影院有很大的不同，我們會帶來顧問的角色。這些獨立影院，可以說是他們集體的努力，不是只有一兩間這樣做，而是在整個網絡裡一起進行這樣的工作。

每次只要有成人的觀眾來到戲院，我們會播放影片，告訴他們什麼是影像教育、什麼是藝術電影，讓他們對藝術電影的形象產生改變，過去有很多成見認為藝術電影就是無趣、黑白的，我們做了小短片來改變藝術電影的形象。這是我們對影像教育這部分做的各種工作和努力，如何向大眾去推廣藝術、獨立電影的價值所在，各位看起來好像很多小的活動、小事情，但其實效果是相加乘的，也可以讓過去不熟悉影像的群眾踏進這個領域。這個小短片，放給大家看。(播影片)

這是 2014 年 CNC 法國國家電影中心利用給國高中生推廣的一些電影，來剪接做成的小短片。這證明電影可以让你作夢、讓大家成長，主要就是影像教育背後的意義。除了學習成長之外，看電影這件事基本上是一種快樂。常常看了電影之後沒有人可討論，看電影的快樂就減少了。如果有人可以一起討論的話，是更快樂的一件事。這邊是另一個短片。(播影片)

這個是告訴你這裡是專門播藝術電影的影院，除了看的內容很重要，地點也很重要。我的時間好像大概就到這邊，我們讓另一位講者講關於產業的連結。

(32:53)

(敏容主持)

郭:

好，那我本來想說問 Chiara 幾個問題，但她非常快速就接手其他同事上臺，那我們介紹一下接下來講者，他自己本身是一個電影導演，他指導過的短片曾在 2005 年入選坎城影展短片競賽，然後在 2008 年的時候，他的第一部長片在非常多國家上映，在 2010 年也有一部紀錄片，是關於日本的一個 cultfigure 的影星，那他的背景是從拍攝影片開始的，現在在巴黎第三大學教書，那他跟巴黎第三大學的關係比較接近業師，也就是他是一個產業背景的老師，那這個是學校比較希望他

們的背景跟產業有相關，那學校希望有個產業的人可以進來帶領學生，知道說一切不是只在學校裡，還有之後的產業現場，那他也有在帶領一些國高中生這樣中學教育裡頭的學生，其實也有進行蠻多國高中生教師的培訓，那也有提到說他在帶領學生的時候，有許多影展上的連結，其實就是很積極的想怎麼讓學生跟各式各樣的影像活動產生連結。

雖然他今天原本沒預定有這樣的報告，但我也請他先就產業跟教育有關的部分先分享，那也一樣等他結束後，再請三位講者一起到臺上進行交互討論。

V：

大家好，首先我要謝謝富邦文教和法國在台協會，我是 Pascal-Alex Vincent 我是導演，是個電影人，這是我主要的職業，其實我爸爸跟祖父都是老師，所以我對教師的職業也非常仰慕。今天我也是個老師，身為電影人，我非常幸運能夠在 2010 年拍攝長片，在十五國家發行，也在日本拍攝了紀錄片，為搖滾團體拍攝音樂錄影帶等等。我也在學校教授電影，教學生如何看電影，如何評論電影，以及拍攝電影。目前我在巴黎第三大學任教，我也有一個拍攝電影的工作。我經常跟 CIP 一起合作活動，進行師資培訓，其次我也跟國高中生一起拍電影。評論電影跟拍電影，這兩件事是一體兩面，大部分電影人也都是影癡，來把自己對電影的熱愛教導給別人，這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包括後來想要拍攝電影等等。

我們在法國戲院非常多，有經典、一般院線的電影院等等，在法國每個禮拜都有 20 部新片上映，有四五部片是修復版上映的片。電影的選擇非常多樣化，陪伴法國人的每一天。看電影跟拍電影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從我跟 CIP 合作會針對國高中生進行的影像教育，我本身又在大學任教，所以我也針對這些學校教師進行培訓，如何觀看和分析電影，還有指出電影的主題和重點，我們應該看見什麼？電影要傳達的訊息是什麼？還有這個電影傳達的世界觀又是什麼？向我們傳達的訊息又是什麼？無論什麼電影，所有類型的電影都值得評論和加以分析，還有它們自己都有自己的觀點，電影人其實不只是拿著攝影機拍電影的人，而是有觀點的人，他有自己的見解。這些觀點跟視野是什麼，他想傳達給世界的又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來教導學校去認識的，再請這些老師傳達給學生。有時候 CIP 會跟我說，今天片單有這些電影，有些是新片，有些是經典電影，我們必須告訴學生如何觀看、欣賞這些電影，電影並不是謎題，必須是要能感受到樂趣，電影只要我們加以分析、仔細去觀看的時候，它也變得非常吸引人。這些影像都是有意義的，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去閱讀。當導演決定把鏡頭放在這裡或那裡，他的觀點都是不一樣的。當然一個導演選擇呈現或不呈現這個東西，都是他的選擇，都是他的觀點。所以所謂的導演，他的工作就是做這些選擇，必須讓學生都能了解電影導演在做什麼，如何從這當中去看。我所謂的學生常常是老師們，他們接下來要去教他們的學生，可能是地理、歷史老師，或法文老師，他們不是電影專業，不過他們有時候也會需要電影來教導他們的學生。他們或許是電影愛好者，但不

一定懂得如何分析或評論電影。我的工作就是教他們怎麼看一部電影，看哪裡。這個電影你可以很單純享受它的劇情，但如果要更深入去萃取背後的意義，或許就需要相關的訓練。除了在巴黎進行這個工作，在全法國各地有時也會請各地區的老師聚集一起，由比如說我，告訴他們怎麼樣讓他們的學生去欣賞、喜歡電影。很重要的，許多國高中生被要求去看一部電影，許多人會不願意，有些人會覺得是懲罰。如何去轉變這個價值觀，讓他們接受。常常我們給他們看的電影，是他們還沒出生時拍的電影，這對他們來說是遠古時期。審美的角度也很不同，譬如黑白電影，對於兩千年以後出生的孩子，這真是非常奇異的體驗。語言也是一個讓他們產生隔閡的原因，有時我們會播放亞洲、英文的電影。如何讓這些國高中生跟這部電影產生連結，那麼我的工作就是讓這些帶孩子去看電影的老師，了解其實這部電影跟學生的日常生活是非常有關的，是可以感動，甚至讓他們開懷大笑，跟他們產生連結。可是如果沒有經過一開始的努力，年輕的孩子絕不會去選擇這部電影，即便這部電影可能會帶來感動。這樣師資培訓的過程，我必須講解這部電影可以帶來什麼？在我們日常當中有什麼意義？這是我影像教育的第一步，就是教導教師，怎麼評論一部電影。

另外在每天早上，當國高中生去戲院看電影的時候，我會在戲院裡，站在他們面前花十分鐘講解作導讀。讓他們準備好去看這部電影，跟他們解釋這部電影或許是黑白或外文，相信我，這部電影很有趣，讓你們學到許多東西。當然我們都知道一般小朋友很可能比較容易去看商業片，如果有人引導陪伴他們，為他們稍微解釋的話，從他們原本不會選擇的電影中學到更多。孩子們是需要一點協助的。預告這部電影是在亞洲發生的故事，是三十年前的電影，是黑白的技術等等。也可以為他們介紹，在哪一幕可以注意什麼事情，那些角色的互動。我的角色像是電影的導覽人的工作。這是除了剛剛說的培訓師資外，直接跟學生的接觸。

另外第三項任務，CIP 會請我到各地學校國高中，進行工作坊。或許有些學生看了電影後非常喜歡，CIP 會請我去當地進行工作坊。不管是喜歡或討厭一部電影，我們在意的是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想法，為什麼喜歡或為什麼討厭這部電影，讓大家談論，圍繞著電影產生辯論，甚至產生思考。這是我們作為教育者認為很重要的，藉由一個文化的產品(電影)，讓大家產生思考批判的能力。

另外我們也會繼續討論，這個導演為什麼這樣拍？為什麼用這個角度？女主角為什麼用這個演技？圍繞著這些讓學生們開始討論，讓學生理解什麼是觀點，甚至產生自己的觀點。因為大家自己看網路上的影片，絕對都不是中性的。讓這些學子學習從自己生活中學會辨識，甚至是評論，這些影像的觀點。

我有時也會教他們拍電影，我們會一起決定一個主題，你們想拍什麼、談論什麼議題，大家投票最多人想講的題目，再決定我們怎麼樣去拍他，拍什麼、不拍什麼。再來才是進入製作，利用學校的資源，開始拍。在拍的過程中很快就發現大

家要討論，攝影機要擺哪裡、要從哪個角度拍，從這當中大家就可以發現電影人要採取的視野，絕對不是中性的。以上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影像教育者的任務，作為小結，電影是充滿活力的藝術，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好。有什麼比讓年輕人了解這樣的藝術更讓人快樂的呢。

( 5 5 : 2 1 )

(敏容主持)

郭：那我們剛剛有聽到了兩位來自產業端、戲院端、高等教育現場、教師培育的部分，關於小野老師的部分，臺北影視音學校也算是一個高等教育的現場嘛，等於也是一個參與者，所以在聽完兩位的介紹以後，想問小野老師關於影像教育在影視音學校的觀影這個環節，是如何跟整體課程一起，剛剛聽到 Alex 講到一個部分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我們平常可能覺得說，如果課外教學可以去看電影，那真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我剛剛有想說，現在的年輕人有這麼容易能把他帶到戲院去嗎？可是他提到有些學生，覺得這樣的教學是一種懲罰，所以我也想知道小野老師在學校裡頭，其實影視音學校的學生，本身已經先有拍片的興趣了，所以是不是帶這些學生去觀影，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呢？

敏容主持+Dacco+Vincent+小野座談

小野:

我演講都蠻好笑的，但今天的場合似乎不太好笑，但還是容我講個笑話，在三十年前有個法國人影響臺灣很深，我知道他跟張曼玉有點關係，所以打上張曼玉的名字，然後我找到他了，他當時根本不了解台灣，但在去香港報導電影的時候，香港導演推薦來台灣，說臺灣電影的新浪潮起來了，於是法國年輕人就來到了臺灣，我接待他在中央電影公司的試片間，一部部放給他看，一邊用我很破的英文講《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一路放，他很驚訝法國新浪潮竟然在台灣找到了傳承者，他以為法國電影新浪潮已經消失了，於是他寫了一篇《在世界電影工業的邊緣》，影響臺灣非常重要的文章，從此以後，臺灣在法國找到了電影市場，很多不是第一級影展開始引進台灣電影，像侯孝賢、楊德昌的電影，還好有法國的電影教育，還好有法國從幼稚園開始教小朋友看影像，所以台灣的導演找不到觀眾的時候，在法國找到了市場，所以隔了三十年之後，我為我的老朋友像你們說謝謝，因為侯孝賢的電影，後來幾乎是靠法國市場在支撐，他說他在台灣賣三千張票的話，在法國可以賣三萬張，所以也導致後來我們有另外一個朋友說電影應該是全世界的，所以當我們很多藝術導演，找不到市場很寂寞的時候，應該到全世界去尋找，那就很多了，像法國、英國、美國、歐洲、義大利、日本，就夠支撐 1980 年代很多臺灣導演非常勇敢拍一些電影，那剛剛非常謝謝這兩位遠從法國來的朋友，給我非常多的靈感。像我這麼一個老人，我不曉得怎麼面對

現在 15 歲的小孩，在三十年前朋友都是侯孝賢、楊德昌，面對這麼小的小孩，我不曉得跟他講什麼，我那時候的電影他們都還沒出生。可是我還是非常堅持要給他們看經典的電影，所以剛剛導演說，放 2000 年的電影給學生看，他們就覺得很老了。可是我非常勇敢給他們看柏格曼的電影、日本的成瀨巳喜男的電影，他是一個比小津安二郎還要早的導演，覺得電影沒有時間的問題，我如果是電影學校的老師，我一定給他們看最熟悉和最不熟悉的，熟悉的事情是什麼，在臺灣 Youtube 啊一些電影，這是他熟悉的，那再往下推一點，侯孝賢、楊德昌，你一定知道吧，那我規定我的學生也要看，而且寫報告給我，那很不熟悉的，遠在歐洲的一些導演，他也拍了一些電影，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所以我就故意選了一個成瀨巳喜男，可能是日治時期我們的阿公，上一代、上上一代看過的電影，影片談一個日本女人怎樣被壓迫，那不是有共同的語言嗎，那柏格曼的電影非常陰森黑暗，講婚姻什麼的，但他的影像非常棒，可是我還是不忍心讓我學生錯過。那你們問我效果怎麼樣？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看到一份作業傻了，裡面有一個學生會日文，他看到成瀨巳喜男就去找了很多資料，那我就覺得我達到目的了，因為我逼他們去瞭解一個非常陌生的時代學生，另外一篇報告我更驚訝，他寫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四小時多的電影，他用 DVD 去放，一場一場停下來寫每一場發生的事情，只有王耿瑜寫過一本很完整的分鏡。我覺得在全世界大概還找不到一個學生，十五六歲有能力把一個四小時的電影一場一場寫下來，我好感動喔，我以為我的學生只有十五歲十六歲，他應該只懂得非常簡單的東西，可能宮崎駿對他來講就非常難了。我實在不願意接受一個事實，其實我們年輕一代小孩，真的比我們早接觸一些影像，剛剛講到一些舊電影、經典電影，我覺得不但應該要給他們看，而且不要在乎影片的年代，比如卓別林的電影，因為影像是共同的，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學校是來自國中畢業生，甚至高中生，所以我們學生招生進來，第一年只有一半是國中畢業生，還有一半是高中或五專大學。事實上很多學生想要進來，也有學生想要離開，因為我們學校蠻自由的，我們的課程排得不是很緊，剩下時間是要他自己去學習，找題目做。剩下時間是我這個校長帶到戲院去看電影，各位知道我的背景，我是 1980 年代從事電影，之後從事電視，大家也知道我的背景是分子生物學，我完全沒辦法教理論，可是我的背景是產業，所以我唯一能教的就是現場，還記得我剛辦學的時候很興奮，時常跟學生講說，今天晚上在哪裡有一場電影，通常都是很難看得到的電影，什麼侯孝賢修復啊，我就跟學生說今天晚上某某戲院集合，校長帶你們去看電影，他們通常都很熱衷，因為看電影是蠻輕鬆的事情，可能在西門町，都不用錢，因為那些電影常常也找不到觀眾，那我也很輕鬆的帶他們去，他們都很崇拜我，我現在講不是諷刺也常常是我的教學，我記得時常跑去看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有些人就睡著了，出來之後討論，常常講那個年代拍電影怎樣怎樣，他們非常羨慕，我就心裡想說都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不管怎樣，到現場看電影這件事，是電影從業人一定要做的，不是在家裡看 DVD，那後來我們又錄取了一個同學，提早錄取，因為第一年我們招了 41 個學生，走了 13 個，那就很多立委、議會來攻擊我們，

說我們學校一定辦得不好才那麼多人走掉，後來立委來關說，想讓他們小孩進來，不是走掉 13 個嗎，可不可以插班？很多人進不來，很多人讀一讀覺得不對，因為我們完全違反了他們腦袋裡上學的方式，很多人習慣到學校就是老師在那邊上課，我自己也營造一個氣氛，我們的上課方式就是這樣，我帶你到戲院去，你早點來看，我們學校如果不要的話還可以退錢，反正後面還有很多人要進來，一月份招了很多學生，三月報到。到開學的六個月內，帶去看三場戲的排演時間，那吳念真也對我很好，讓我帶學生在排演時間去看，那排演時間通常是不對外的，為什麼，因為導演都一直罵人嘛，我說你罵越兇越好，他們才知道現實，有些學生看一看就睡著了鼾聲還起來，也有些學生看得津津有味，我也有讓家長去看，家長淚流滿面，就有學生跟我說，老師他們在臺上幹嘛，他看不懂，我心裡想說哇怎麼差那麼多，但也沒辦法，他們之前國中沒接觸過戲劇，他們有一個想像的電視、電影，他們以為很好玩，一進來我們學校就開始學技術，剪接、收音怎麼沖底片、打燈光，很多人傻了我以為是來玩的，我來念這個就是不想在體制內，但體制外更不好玩。剛剛兩位讓我想到了臺灣是一個影視教育，美術、音樂教育都沒做很好的國家，難怪電影落後別的國家好多，我想各位都跟我有同樣的經驗，學校的音樂和美術課都跳掉不上，一個沒有音樂和美術的國家，怎麼會有電影。難怪楊德昌、侯孝賢的電影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看不懂，所以剛剛我聽兩位的經驗，才意識到臺灣是一個在影像教育上非常落後的國家，我辦這所學校第一年還 SAFE，但第二年家長就開始不滿意了，就覺得說不像學校，沒有分數沒有排名，非常強調每一學期 13.5 學分要修完才能畢業，招收學生的時候不看學測，那你會問我英文怎麼辦，如果你沒有看英文基本分數的話，程度差太多沒辦法上課，所以我們一進去就把學生分成三個班，我們課程還是有很基本的英文、社會，所以我辦這所學校，正好印證了台灣走到一個轉捩點，你用一種另類方式教影像的時候，家長能不能接受，當家長看到這些學習計畫排學分的時候，他會覺得我小孩子才十五歲不能接受。但他不知道的是，我覺得現在小孩子三歲就會用手機拍東西了，我講下一個故事，明天臺灣大哥大辦的微電影比賽要頒獎典禮，裡面第一名是用手機拍的，內容是關於一個三歲小孩，他自己在一歲被剪頭髮，之後他看到自己的妹妹在一歲剃頭髮的時候，他就拿起手機拍攝他妹妹在剪頭髮，就這樣，就得到首獎，為什麼，因為他太棒了，這就回應到我們今天談到的主題，科學會改變人的記憶，那這是我個人的分享，謝謝。

(01:11:22)

(敏容主持)

郭：

謝謝小野老師，剛剛從小野老師的分享裡頭，我覺得有兩個脈絡可以延續討論，那第一個我還是覺得影視音實驗學校實在是太幸福了，像剛剛 Dacco 講的在法國影像教育，把學生帶進電影院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教育部和文化部方面也有相對



電影的補助，那這樣的話是有可行的可能，但我所知道不管是富邦或其他獨立電影放映機構，當他們要和更多學校合作的時候，通常得到兩種回應，你們太多的壓力團體，都覺得學生需要去做這個，難道學生不用面對學業、老師、家長嗎，那你們每一個人都要我們去補助，我們怎麼可能，那第二個則是，家長覺得這樣帶學生去影院耗時間耗力氣，根本是沒有需要的，所以我覺得光是從我們公部門的部分，感覺上是很愛莫能助的，也不太有促成這件事情發展的可能，那我剛剛聽到小野老師的經驗，是有想說既然有那麼多立法委員要來官說你們，那你們要不要反官說回去。我想請問巴黎獨立電影聯盟這個機構，在成立時，是否有想到要成立教育推廣的部門呢？就是說在獨立戲院的運作上，把教育推廣納入工作項目的起因是什麼？

( 1 : 1 7 : 0 6 )

D :

其實 CIP 成立的時候，就是希望成立影像教育，跟獨立影院、學校一起推廣影像教育。甚至在 CNC 創辦所謂全國級的影像教育之前，CIP 就開始進行了。譬如巴黎有很多獨立的舊影院，在播放新浪潮電影，他們也會出版一些電影雜誌。讓這些影癡從早到晚都可以沉浸在電影裡。我們發現這些影癡都變老了，我們在想如何讓新的人成為影癡。所以我們必須找這些青少年，我們去到學校，跟學校一起合作。我們一開始在巴黎的獨立影院，在全國範圍的話是文化部和教育部，大家都提出這個問題，如何讓青少年開始看電影，還有舞台劇和表演等。透過這樣的影像教育，來創造，讓這些公民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們可以說這個影像教育，除了公家單位有意願之外，在電影產業也有很多人願意投入影像教育，為未來找到觀眾。

當然我們聽了很多在台灣，剛剛有提到，大家都覺得讓學生去看電影是浪費時間，但是在法國，大家也覺得學業很重要，但是這種分享討論的經驗，其實可以幫助學生更快速學習，讓他們找到樂趣，同時也激發思考，透過這些途徑，來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關注的是，如何在學習和影像教育之間取得平衡。同時也透過這樣的方式，了解電影這個專業，不只電影，甚至戲劇，讓他們知道這些行業真實是在做什麼事情，也許他們未來會成為導演或創作者。我認為這完全不是浪費時間，我們在法國很早就這樣，必須拋棄一些成見。為什麼一些藝術跟文化的東西不能被納入學校科目中呢，所以我認為電影跟其他科目一樣，值得被納入一般科目當中。

( 1 : 2 2 : 3 5 )

郭 :

那我想是說在 Pascal-Alex Vincent 的部分的話，法國的影像教育算是推廣多年了，所以兩位是不是都是在自己的國高中生階段也接觸過影像教育了，那現在自己投

身影像教育的現場，說教育這些老師有沒有因時代改變，而教育方式也一併改變了？

( 1 : 23 : 35 )

V :

就我自己的經驗，我是在鄉下長大，在我那個年代，其實還沒有所謂的影像教育機制，至少鄉下沒有。現在我住在巴黎，但我小時候確實住鄉下，我看到很多牛羊，但是當時沒有接觸到影像教育。我自己倒是從國中開始就很喜歡看電影，對我來說，看電影等於可以接觸另一個世界的機會，像我可以看到火車，在我住的鄉下連火車站都沒有。這是看電影的快樂，我們可以神遊，這是為什麼我非常感謝、開心可以跟年輕人分享看電影的快樂。在我那個年代，真的沒有相關的影像教育。

D :

我的部分的話，我在義大利長大，直到現在也都沒有影像教育的事情。那時候我是透過看電視，當時有一個晚間節目，會介紹經典電影，從每天晚上的半夜介紹一些沒有上映的電影。在義大利，上映的電影比較少，幾乎都是有配音的。在那個年代，我必須看這樣的節目來了解世界上還有很多電影。我認為影像教育重要的是選片工作，選片的人必須選出這個片單，媒介傳遞者也很重要，不管法國或義大利，其實都有一些影展，會記錄或緬懷一些經典電影，透過影展，我們可以發現許多透過其他方式無法看到的電影。我當時是一個哲學系的學生，我很習慣思考一些議題，哲學系學生常常自己在思考，但是看電影的時候，我發現大家可以一起思考、體驗一些情緒感受。對於我這個哲學系的學生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體驗，也可以增加我的學習能力。很可惜的是，現在的電視，已經沒有我小時候那樣的節目。在網路世界上，更可以說是什麼都有，品質非常參差不齊。每個觀眾可說是自己選擇，有時候甚至是 Youtube 運算的邏輯，或是 AI 的邏輯來選擇看什麼樣的影片。我們必須讓我們的公民，我們的青年懂得選擇，懂得解讀影像，必須了解所有的影像都是由一個人創造出來的，是一個特別的觀點、世界觀，不是都是中性的。在我們今天這個世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影像教育。

影展也必須有人引導。其實我跟 Vincent 都一樣來自非常鄉村地區，或許也是如此我們才喜歡上電影，我們可以神遊，暫時從鄉下逃脫。幸好我們有這樣的機會，能看電影，然後知道大家都有權利去接受這些文化資產，而不是某些族群的特權。這必須透過公立教育，才能夠民主化、普及化去享受這些文化資產，至少去接觸認識，知道有不同的創作者去創作出不同的東西，而不是非常狹隘的視野。

( 1 : 30 : 25 )

郭 :

我覺得有趣的一點，雖然我自己提的問題還沒有回答到，但我發現提出了另外一

個我也想問的問題，像是 Dacco 跟巴黎獨立電影聯盟，我有注意到，他雖然有 32 間戲院聯合，但不是全部都坐落在巴黎，另外像是 Pascal-Alex Vincent 比較有經驗，他現在作為一個影像工作者，他會去法國各地去訓練教師，讓教師帶學生們去各個戲院，但是我想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獨立戲院可以讓學生去觀影，那這樣子的話，怎麼在資源不同的情況下，文化部和教育部是如何幫助這一塊？那像是 Dacco 的部分，在巴黎也還有些地方沒有這樣的觀影空間，那學生要怎麼樣去看呢？小野老師部分，我可能等下稍微問一下，您的實驗教育學校裡，是否有來自台北以外地區的學生呢？我覺得我們有些時候只站在台北來看事情，但台灣在各個地區，應該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D：

我這邊不是要讚美法國，巴黎其實是一個很小的首都，在巴黎其實就有 86 間戲院，只要在十分鐘內的時間都可以抵達。跟整個法國比起來，好像看起來不是那麼平均發展，全法國有 5000 家戲院，其實也不少，而且有半數都在播放藝術或獨立電影。在法國這個電影供給都非常豐富，有私人影院，也有公家的影院。公立影院是由地方政府來出資，我之前本身也在巴黎郊區負責公立戲院，很多看電影的補助都是來自國家。在戲院當中，也有很多專業人員幫助觀眾理解電影。這些影院的目的，就是普及和傳遞文化。鄉下地方其實也有所謂巡迴放映影院，就算沒有這些影院，也有多媒體中心來播放電影，也有社團會分擔一部分的費用。很多人投入推廣，所以在法國其實每個人都能夠看到電影。

(1:35:10)

小野:

那我來講一下，我們的學校是一個私立學校。他這個單位是隸屬於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的辦學部，他又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大概兩百多員工，負責很多藝文活動，那他當初想由基金會來辦這個學校的話，是想說如果由基金會來辦這個學校，雖然硬體設備上不見得齊全，可周邊的軟體設備是非常好的，所以就他擺在寶藏巖，那一開始招募的話是以台北市為主，第一屆開始招募外縣市的學生，我們的學生到第二屆有高雄、台東、台中的，各地的學生。那第二個，大家都知道我們台灣的影像教育非常晚才開始，可能到大學才有電影系，國高中有個高職影視科，可是普遍來講，台灣的影視教育非常弱，很高興我們在第二屆跟台北電影節合作獲得了一筆補助，辦了一個全國電影營，除了我們第二屆之外，還有全台灣的學生參與，那非常精彩，組成一百多人，在還沒暑假前的夏天上課，那為甚麼這樣作，我們現在小孩子，你如果不把他們拉到電影節，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電影節在幹什麼，所以我們的夏令營是配合台北電影節進行，分成十組，拍了十部短片在台北電影節放映，最後發給學生一個證書，那我們今年也辦了第二屆的冬令營，大家不要以為我們學校經費很多，柯文哲當市長最厲害的就是不花錢，他覺得我提供你環境就已經最好了，撥的預算只夠整修校舍，所以學生學費其實不便宜，

我常跟家長說，你們是我們革命的捐助者，我們冬令營需要寫一份報告跟文化部申請錢，那講到這邊，大家也知道我們在多艱困的情況下來辦營隊，讓台北之外的孩子參加，那在很貧乏環境下，我們花了很多努力讓學生學習，那也有兩位學生在畢業前就開業了，等於是課外課程，大致上我們比較相信，直接到現場工作才能發現不足進而學習，這點跟台灣教育差很多。

郭：

我自己還有些問題想問，但因時間不足就先開放給觀眾。

Q 1：

我想問小野老師，你們的學校既然是在培育專業人才，那有沒有跟一些大的電視台合作，或是獲得來自他們的補助呢？

小野：

有啊有啊，我前陣子才去跟公共電視台的董事長見面，我們這邊是說台北市把我們學校生出來之後，北市必須跟議會說這個學校是自籌款，才不是財政的負擔，才能讓我們輕易通過，所以只能靠我過去在影視圈的朋友，他們從這個體制出來，所以你說得沒有錯，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跟產業界見面拜託，他們也都蠻樂意。

Q 1：

我自己是在台灣教育現場，我很多國中女孩的梦想都是去韓國當練習生，那問他們說為什麼不想留在台灣發展，那他們都說是台灣市場不好。今天看到老師這樣的努力真是辛苦你們了，謝謝。

Q 2：

我是高雄市電影館的教育推廣組的組長，我們電影館不像是國影中心和富邦這樣大規模的推廣活動，我們比較常做的，就是比較小的影像播映活動、映後座談會請影評人講者來進行，那我們有跟法國的兒童動畫電影單元合作，這幾個單元的反應其實都非常好，因為他主要是針對學齡前，也就是說幼稚園會年紀更小，我們大人原本有些預設，怕小朋友坐不住，但其實不會，我們今年大概也辦了將近二十場的活動，這方面我們經驗比較淺，那我的問題是，我們剛剛上一場有一位陳柏任他有講到說，他覺得在辦影視教育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家長和他們的意識形態，那我要提還有一個問題，會是來自已經在教育現場的老師，昨天就發生一件事，有些老師和家長反映我們所選映的影片中，一個女性跟男性調情的場面，有老師非常反彈要求我們下片（《亮亮與噴子》、《野潮》），我比較氣餒的是我們合作的單位，直接在下午場撤片，其實我非常憤怒，但我也知道他們可能是礙於這次的衝突，會讓下次影視活動的補助申請更加困難，所以我想請問，法國以前

也有一部電影發生過這樣的問題，想知道法國方面是怎麼樣去處理？雖然剛剛 Dacco 有提到你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於教育部和文化部，但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記得在影視教育有一部分的經費是來自於農業部，我想請問農業部在影像教育的進行中是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以及他們的訴求？

( 1 : 5 1 : 4 4 )

D :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農業部是給高中生相關的措施，在法國有兩種高中，是職業高中和一般高中。有些高中可能是農業高中。農業部就會出經費在這樣的高中推廣影像教育。這些年輕人有一半的時間在高中，另一半的時間在農田或工廠，所以他們已經被視為成人了。可能出了學校之後，他們沒有太多時間，但學校認為影像教育還是很重要。

第一個問題，關於如何說服這些教師，在法國這些從事影像教育的教師是自願的。也有些教師越來越怕家長的反應。一方面我們可以培訓教師來直接面對家長，說服他們，另外每一年教育部還有相關影視人員，大概有二十八個人，為期十天的時間內齊聚一堂，來討論、選擇適合的片子，適合呈現給青少年的片單。如果片單不夠的話，我們也可以去拜訪家長、學校，說服他們支持這個選擇。我覺得片單還是最核心的問題。我們需要教師來培訓這些家長，因為家長其實不懂電影，所以我們必須說服家長，跟孩子一起來認識電影。或是讓最小的朋友成為影像的傳遞者，擺渡人，電影會也有安排在晚上舉辦，讓這些小朋友去邀請家長來這些晚上的場次。那麼他們就可以看電影，一起度過親子的時光，透過影像教育教室和電影院，來對學生對他們的家長進行影像教育。

那麼還有一個措施，學生有些可以獲得多餘的票，可以帶他的家長去一起去看，我們的片單中所建議的片子。其實我也只知道讓學生成為影像的傳遞者的話，讓家長也能夠成為影像教育的受惠者。這也是很小的措施，但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正面非常大的。我們有 32 間戲院，常常跟影展合作，讓學生跟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一起欣賞電影，也能夠創造多贏的局面。

郭 :

那在 Pascal-Alex Vincent 的部份，有沒有在跟老師培訓時，碰到類似的經驗或問題？

( 1 : 5 8 : 4 1 )

V :

確實有時候會發生，而且越來越多老師會害怕家長過度反應。因為現在的家長好像常常會覺得他們有權決定哪些適合他們的孩子看，他們的反應有時非常激烈。舉個例子，在一個比較偏僻的地區，有一些家長抗議我們給孩子看卓別林一部 1921 年的片，片中卓別林未婚領養了一小孩。這是一個已經快要一百年前的電

影，但在這個地區，可能因為宗教或偏僻的關係，他們抗議這個老師放映這個電影給孩子看。但作為老師我們必須理解，家長永遠不會滿意，這也是我們一定會面對的。

( 2 : 0 0 : 2 5 )

小野：

我補充一下喔，事實上你剛剛講的兩部電影，《野潮》、《亮亮與噴子》，其實《野潮》的確小朋友看不太懂，連大人都看不太懂，片子其實滿沉悶的，我跟你保證影片的結尾，以台灣的成年人來看絕對看不懂。

Q 2：

呃，我想講的經驗是，其實我給學生看他們都看得懂，反而大人看不懂。

小野：

那我很高興因為我遇到很多朋友都看不懂，那是我誤會您了。那之後你擔心的東西像性別，我覺得任何議題在教育中都應該提早接觸，那片單的確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說李安的電影，如果是《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父母親一定會想帶孩子去看，但《色戒》就不會嘛，所以父母親本來就是很想控制小孩看到些什麼，我看到很多孩子，到青少年了還在被思想控制，那我們學校最大的問題就是談戀愛嘛，很多家長來抗議，但談戀愛我們真的沒辦法阻止，那家長抗議之後，學生就在網路上發表了戀愛宣言，我們需要愛，我們需要被愛，我們要在愛中練習，哇父母親看得一頭霧水，我覺得還蠻好的。

郭：

我覺得剛剛那個問題是滿好的，因為您有提到說撤片的理由，有很大的原因是來自預算嘛，大部分領取公家補助的單位都有這樣的困擾。那剛剛 Dacco 回應你的問題時，我覺得兩個案例有很大差別是說，他提到他們的選片組織裡頭，有來自各界專家的人所組成的龐大團隊，即使今天有來自保守勢力的反撲，他們仍在對話，尚能有一個均等的地位，但在您的例子裡頭，一個市級單位甚至是在單一影像活動的裡頭是很薄弱的，我覺得為什麼有扣回到主題是說，我覺得如果今天在政府跟業界有更大的整合的話，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那我們時間已經有一點超過了，再開放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Q 3：

我過去四年其實是在教美術，我今天只是想給一個回饋，因為電影教育我覺得其實同等於美術，但他的核心是哲學，台灣在這一方面就非常缺乏，所以我想請問 dacco 在法國從幾歲開始接觸哲學？

郭：

我想今天的論壇到這個時候，我想各位講者也有一些交流和認識，所以我想問的是各位講者在最後，還有沒有一些想跟我們補充分享的？

小野：

講一句好了，因為最近有學生參加了一個像海洋一般思考的講座，那他有一句話是說因為台灣從來不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但是也不一定要打自己成為帝國的邊緣，那未來一定是要走向世界，像今天這種場合我真的非常高興，我自己學電影是因為在德國文化中心看到德國新浪潮的電影，那我自己都看不懂，我的啟蒙是這樣的，那我非常感謝有文化的連結，因為台灣是一個急需和各國產生連結的小島，因為很小，所以進步改變也非常快，非常感謝今天兩位講者，讓我們有所學習，謝謝。

D：

我想謝謝這個場次的交流，我想補充的是，電影其實就是藝術品，只要是藝術品就會造成人的不安，學生家長會感到不安是理所當然的。另外電影之所以會讓人感到恐懼，是因為藝術本身就是要造成衝擊，家長的反應是必然的，這代表是好的。當然這個答案不能讓家長滿意，但讓我安心，這表示我們的教育是震撼人心的，讓我可以更堅定地持續下去我們的工作，希望各位播放的電影，都能對學生造成衝擊(略)。

V：

剛才有朋友提到哲學，在法國，哲學教育是從高三開始，也就是十七歲那一年。當時是每天會有兩個小時的哲學課。對於我第一次來到台灣台北，我發現很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是透過電影認識台灣，李安、侯孝賢的電影，我們會對台灣有一個印象，但真的接觸到台灣，當然又是不一樣。但是又有很熟悉的一部分，因為我已經看過你們的電影了。謝謝大家。

郭：

好我們也非常感謝這次三位老師的分享，是不是我們最後一次再掌聲感謝他們。

( 2 : 1 4 : 2 6 )